

第一章 力挽前世錯誤

沈琤死了。

定北節度使沈琤身為帝國的禍患之一，他的死亡，令遠在帝國都城的皇帝長出了一口氣，畢竟少了一個動輒就率軍打著「上京勤王」的口號，把他搶來搶去的藩鎮重臣，可不免又擔心剩下幾位擁兵自重的藩鎮，沒了沈琤的制衡會越發壯大。皇帝捂著心口，「朕甚感悲痛。」

他死了，朕還是沒好日子過，不如不死，輕歎口氣大筆一揮，賜諡號：忠武。算是對沈琤生前一次帶兵把他從造反的王爺手中搶回來，兩次從其他的藩鎮武將手中迎駕回京的嘉獎。

詔書一下發，立即招來了四方的口水，攻訐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——

其一，沈琤這傢伙人品有問題，殺伐過重，沒道德，更沒武德。

其二，沈琤他爹就是節度使，割據一方，他比他爹還過分，吞併其他藩鎮，地盤比他爹那會不知擴大了多少倍，有些節度使只聽他號令，唯他馬首是瞻。幸好人死了，不死就要明目張膽的造反了，您還表彰他忠？

其三，沈琤竟然是因為自己妻子死了，哀傷過度，把自己憋屈死了，為了個女人如此氣短，算不上大丈夫，皇上你給這種兒女情長的傢伙諡號，豈不是讓天下人笑話？

其四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，活著的時候可怕，死了就是死人了，他無兒無女，後繼無人，皇帝您不要怕，不給諡號沒關係的。

皇帝為了自己的面子，積極回應朝臣，總結起來大致就是，愛卿們冷靜，沈琤雖然是因為妻子離世哀傷過度而死，但他的妻子不是別人，而是朕的堂妹安宜郡主李暮嬋，況且郡主是為保護他擋劍而死的，所以朕認為沈琤可能是感念皇室的恩德，慚愧哀痛而亡。

大臣們立即表示，皇帝您別替自己挽尊了，郡主當初怎麼嫁給他的，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不提還好，提起來，您臉上也無光。

皇帝發現自己失去藩鎮的控制權就算了，在朝中竟然也不能自己說了算，他深感憋屈，但他沒辦法，大臣剛數落完，其他節度使們的奏摺就用八百里加急飛至案頭，他們的意思很簡潔，皇上您要是給沈琤諡號，我們就親自上京找您好好聊一聊，當然了，不是空手，而是帶兵給您檢閱一下。

皇帝立即表示，且慢，千萬別來，之前的話當朕沒說過。

接到皇帝的批覆，灤臨節度使婁合安摸著將軍肚哈哈大笑，「就知道皇帝小兒不敢忤逆老夫的意思，沈琤一死，現在定北境內無主，必然亂成一鍋粥。待老夫不日鏟平沈琤的墓穴，將他挖出來碎屍萬段！哈哈——」

沈琤的魂魄飄在空中，聽到婁合安聲如洪鐘的笑聲，不禁皺眉，我說老婁頭，你不用這麼狠吧，我活著的時候，你還打算把女兒嫁給我做妾呢。雖然我拒絕了讓你沒面子，但不至於這麼懷恨在心吧？再說，你自己也有責任，我都有暮嬋了，怎麼會看上你女兒？

曾經滄海難為水，除卻巫山不是雲。雖然自成婚後暮嬋沒對他笑過一次，對他冷

若冰霜，但他理解，誰讓他把她全家殺了呢。

沈琤對她癡心不改，或許是這份癡情打動她，她最後替他擋劍而死。

痛苦、懊悔還有不甘心，為什麼他要和暮嬋經歷這些？為什麼她要替自己擋劍，為什麼不讓自己這個惡人去死？還是她至死都厭惡他，決定拋棄他一個人孤獨活在世上作為報復？

他沈琤什麼脾氣？休想用掉他，死了也別想，結果急火攻心、嘔血臥床，纏綿病榻一年，成功追隨妻子而去。

在其他人看來，沈琤特別不爭氣，妻子死後，竟活活把自己憋屈死了。

想到自己的妻子，想到自己的死亡，沈琤也不恐懼了，或許馬上就可以再見到她了，唉，就不知道她想不想見自己……

突然間，沈琤覺得自己的意識越來越模糊，周圍的環境正快速消失，觸目所及都變成了一片蒼白。

不是吧，難道自己殺戮太重，遭受形神俱滅的懲罰？

死都不怕的沈琤這回怕了，這樣豈不是再也見不到暮嬋了？！

「不——」沈琤猛地睜開眼睛，令人欣慰的是，這一次周圍的環境分外清晰，而且不再是飄在空中時居高臨下的視角，而是平視，自己正身處在一間佈置簡單的臥房內。

「大人！」這時，門外衝進來一隊士兵，個個手執刀劍，為首的護衛已經將佩刀拔出，警惕的四下察看，「發生什麼事了？有刺客？」

說話的人沈琤再熟悉不過了，正是自己的貼身護衛魯子安。

「你怎麼在這兒？你也死了？」說完，見魯子安一副大人發瘋的表情，沈琤馬上鎮定下來，「我……現在是活著的吧？」至少魯子安和這幫衝進來的護衛像是活人。

「大人，昨日和叛軍一戰，我方大破敵軍，大獲全勝。」

自己這是又活了一遍？以前只在記錄神鬼的先人筆記中看到這種事，沒想到如今竟然發生在自己身上，看來自己真是吉人天相，乃天選之人。

沈琤正暗自得意，聽到這話卻有些茫然，不知道魯子安口中的「昨日和叛軍一戰」是哪一戰，他打過的大小戰役無數，不具體指明，根本記不得。

「敵方統帥在哪裡？押上來！」透過戰勝敵人的名字，他便能推算出是哪場戰役，自己是回到什麼時候。

「高開元那廝，昨日在戰場已經叫您斬於馬下了……」

「是他！」沈琤一合掌，記起來了，自己正在經歷衛齊泰起兵造反。這高開元是叛軍賊首衛齊泰手下的一員大將，跟隨衛齊泰一路造反，頗受重用。

衛齊泰乃是沒落貴族，後來暴富便招兵買馬，造反生事，一開始大家也沒把他當回事，這年月造反的多了去了，但也正是因為大家看輕，衛齊泰竟勢如破竹，直逼京城。

有節度使打算上京勤王，皇帝卻怕死了這幫人，大聲疾呼不要來，都不要來，中央軍撐得住。可偏偏就是沒撐住，眼看京城不保，皇帝一邊下旨疾呼，快來救朕、

快來救朕，一邊帶著家眷、文武百官，在禁軍護送下逃出京城避難。意思很清楚，奪回京城的重任就交給你們，搶回來的時候，別忘了告訴朕。各路割據一方的節度使立即上京勤王，並準備撈一波政治本錢。這次和高開元的遭遇，便是衛齊泰得知沈琤上京勤王，派出手下大將攔截所致，結果沒攔住，反被沈琤把小命給留下了，沈琤的軍隊則浩浩蕩蕩駐進原本由高開元控制的柘州城。

這次和高開元的戰爭，發生在天吉五年，這一年沈琤二十歲。他爹前節度使沈霖去世不過一年多，當時世人並沒把他這個新繼任的節度使放在眼裡，斬殺高開元算是他的成名戰，使得天下再無人敢看輕他，當然，比起他之後的功績，高開元之戰算不了什麼。

沈琤重回二十歲，激動得渾身發抖，這意味他可以糾正上一世的最大錯誤。這一次，無論如何不能再殺妻子全家了，他們一定能修成正果！現在天下大亂，京城的皇族紛紛出逃，得派人去打聽嶸王現在逃到哪裡了，暮嬋是他女兒，一定跟她那個王爺爹在一起，等打聽到了就去找她，好好保護起來。想到這裡，沈琤繃著臉吩咐道：「聽好，我要你們去打聽嶸王身在何處，此人關係重大，對了，往蜀地方向追查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退下吧，讓我好好休息一下。」

等人退了，沈琤躺回床上，盤算著下一步該如何行動。這一次衛齊泰造反，沈琤點了精騎兵一萬五千人隨他南下平亂，重甲騎兵所向披靡，碾壓叛軍和其他節度使沒有任何問題。上一世他急於立功，在柘州只待了一天，當夜就率騎兵起程，直逼京城，一連攻下幾座城池，直接將佔據京城的衛齊泰趕走了，當天宣佈京城光復，接著他繼續南下救駕，終於在蜀地迎到了聖駕。

皇帝表示：沈愛卿你來的太及時了，這裡也有反賊，死太監和肅王正聯合起來打算廢了朕，愛卿你快幫朕平亂，把這幫人都殺光。

沈琤無所謂，反正肅王不是他家親戚，殺就殺唄，於是府中一個活口不留。再後來，他護送皇帝回京，在宮中偶遇一貌美傾城的女子，打聽之下知道是安宜郡主，便向皇帝請求賜婚。

皇帝立即表示：沈愛卿，沒問題，這事包在朕身上。

沈琤新婚之夜，移開新娘遮面的團扇，歡歡喜喜的摟著妻子說：「以後要做一對比翼的夫妻。」

不想妻子冷笑道：「你殺我全家，哪裡來的夫妻，只有怨偶。」後來想想，他新婚之夜的待遇簡直超群，畢竟妻子還朝他笑了一次，雖然是冷笑。沈琤不是沒調查過，調查的結果明確告訴他，當時安宜郡主的父親嶸王及嶸王世子一家在肅王那裡避難，在他的一聲令下，給肅王做了陪葬。只是當時不知為什麼，郡主沒和父親兄長在一起，僥倖逃過一劫，否則沈琤現在連娘子也沒了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這種事，沈琤當然不是故意的，所以把責任都推到皇帝身上，

稱自己是奉命行事。

暮嬋只冷冰冰的道：「他是昏君，你們是一丘之貉。」

沈琤找齊證據，證明嶸王和肅王串通一氣，打算另立新君，確實是謀反該誅。

暮嬋呵呵笑，「你說什麼就是什麼吧。」宣判了沈琤在婚姻中的死刑。

不過現在好了，他得到了後悔藥，可以重新來過了。

撥亂反正第一步，守著柘州城，哪都不去，趁嶸王還沒到肅王那裡，先把他們一家子劫到自己身邊。

翌日，沈琤犒賞大軍，宴請各將領，全軍上下一團和氣。

沈琤挨個掃過他們的臉，心裡回憶著他們幾年後的模樣，你啊，死的那叫慘；你們幾個嘛，還算忠心；至於你，是病死的，沒死在戰場上，沒想到吧？還有你們一幫子，確實對我一片忠心，大概想等我稱王稱霸的一日跟著我封官加爵，唉，對不住你們。

啊，施華茂！施華茂啊施華茂，你這個滑頭貓，四年後背叛老子，帶走老子五千精兵，你等著，不日就殺了你。

宴飲嘛，一群男人在一起喝多沒意思，城中大戶人家紛紛慷慨解囊，把自家養的歌姬奉獻出來給將軍們助興，並表示這些美姬之前被高開元搶去了，是你們把她們搶回來的，那理應就是將軍們的。

沈琤沒什麼興趣，在他看來，這群女人也比不上暮嬋一根頭髮，正意興闌珊的時候，有人來報，「右軍中營校尉求見，獻一美女給大人。」

沈琤心裡翻了個白眼，「不見。」

這稟告的小兵著實替大人可惜，多說了兩句，「大人，聽說這個女人美得跟天仙一樣，營中的士兵都跑去看熱鬧了，好不容易才喝止住。」

周遭的將領也勸沈琤，您不想看，我們兄弟想看啊，叫進來瞅瞅，您不喜歡，賞給我們也好啊。

沈琤不好掃興，「叫進來吧。」瞄了眼叫喚的最歡的龐新傑，心說一會賞給誰，也不給你小子。

很快，有兩個校尉在前頭開路，帶了一個女子進來。

沈琤懶得抬頭，一手撐著腦袋，一手端著酒盞不時喝上一兩口，就聽周遭的人不時發出「哇啊——漂亮漂亮」之類的感歎，同時心想，這群傢伙真沒見過世面，至於嗎？

百無聊賴的緩緩抬起頭，打算瞧瞧來人，這一看，一口酒差點噴出來。

沈琤以為自己看錯了，揉了揉眼睛，確定魂牽夢縈的人就在眼前，她雖穿著粗布麻衣但難掩國色天香。

他對她太熟悉了，說句不好聽的，化成灰都認得。

沈琤恍惚間起身，三步併作兩步走到她跟前，激動間，顫抖的伸出手，下一刻就將人擁進懷中，緊緊抱住，「暮嬋！」

暮嬋和父兄們失散後，喬裝打扮成流民隨波逐流進入柘州城，柘州城就被高開元佔據，關閉城門、大肆燒殺，她命大，四處躲藏撿了條命，可轉眼間，高開元就死在了定北節度使沈琤手裡，城市易主，她不走運，被抓進軍隊做針線活。

她擠在流民中，沒人仔細看她時勉強可以蒙混過關，一旦平靜下來，就有人注意到她了，打了盆水叫她洗去臉上塗抹的黑灰，接著就是軍營震動，很快有人把她帶到了這裡。

她一進大廳的門就注意到他了，坐在中央高位上的人必定就是定北節度使沈琤了。

暮嬋有些驚訝，他太年輕也太英俊了，但更讓她吃驚的是，他起先是一副無所謂的態度，看都不看她一眼，正當她以為他對女人沒興趣的時候，他又突然站了起來，朝她走來，不禁當眾抱住她，還喚了她的閨名。

暮嬋傻掉了，她腦袋裡只有一個念頭，堅決不能承認！父王說了，壞人太多，萬萬不能暴露自己的身分，她就作為一個無名氏死掉算了。

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……」

沈琤抱著妻子，確定她不是一縷縹緲的輕煙，而是真真正正站在自己眼前。記憶中的妻子還是替他擋劍、口吐鮮血死在他懷中的模樣。

想到這裡，他幾近哽咽，生生將眼淚壓了回去，抬起笑臉，「妳是。」

「我應該不認識你……」之前從沒見過面。

我不認識你！

沈琤一愣，喜上眉梢，這真是太好了，妻子根本不認識他，完全是一張白紙，哪像前一世，妻子一見面就送他詛咒。

暮嬋的大眼睛眨呀眨的，看得他心神蕩漾，他於是一笑，「不認識我沒關係，這不就認識了嗎？」

眾人一看，這美人被節度使大人看中了，其他人沒戲，散了吧，紛紛扭頭摟著懷裡現成的歌姬喝酒去了。

這時候的暮嬋與兩年後嫁給他時的明艷絕倫比起來，此時的她留有一絲嬌憨，更加可愛誘人。只是她怎麼流落到了此處？難道前一世也是如此，是當時自己著急上京，連夜起程，所以不曾和她相遇？

今生，天公作美，叫他再次遇見她，就休想再離開他半步了。

沈琤放開暮嬋，突然單膝跪地，抱拳道：「在下定北節度使沈琤，參見郡主殿下。」這話如同一句炸雷，炸得四座一片譁然，眾人面面相覷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見節度使大人叩拜，也都丟下酒盞下跪相迎，「參見郡主殿下。」

歌姬們亦不敢再動，也在周圍環境影響下悄悄地跪了下來。

「不，我不是、我不是啊。」暮嬋還記得父王的教導，如果叫歹人知道她是誰，會憑空惹出許多麻煩，畢竟搶一個普通女人做妾和搶了郡主做妾，意義是不一樣的，想必很多人願意試試並昭告天下。

「在下定北節度使沈琤，如今世道兇險，郡主隻身在外並不妥，若發生任何意外，唯恐皇上降罪，在下無法承擔，還請由在下護送郡主回京。」沈琤看穿她的顧慮，

「郡主請放心，沈琤忠於皇上，絕不會做出任何傷害郡主的事情！」

這個定北節度使沈琤到底是什麼人，自己從沒見過他，他怎麼知道自己是安宜郡主？態度還如此堅決，真是奇怪。暮嬋見自己身分被識破，也只好接受這個結果，況且沈琤在部下面前做出了承諾，言語可信一些，如果他只是垂涎美色，犯不著給予她郡主的禮節。

「大家快快起來吧，各位都是忠義之士，為國拚殺，我一介女流，何德何能敢受各位一拜呢。」暮嬋做了個大家平身的動作，「折殺我了。」

沈琤解下披風給她披上，「一直顧著說話，差點忘了，妳別著涼。」

暮嬋穿的單薄，這會有了披風的確暖和不少，有人對她好，不管什麼目的，不好直接訓斥，但又不能表現的很歡喜，免得對方得寸進尺，「沈大人，我有一事相求……」

沈琤簡直高興得要跳起來，要知道，在前世，妻子能和他一句說完的話，絕不會拆成兩句說，更別說開口求他了。

「快說！」別說一件，一百件也行。

「我有兩個丫鬟，頌蕊和煙露還在軍中，能否把她們還給我。」

沈琤立即道：「立即傳我的令，將郡主的兩個丫鬟找出來送還，不得有閃失。」

「是。」

隨後沈琤立即吩咐人將郡主接下去好生安頓，若不是現場還有若干部下盯著他看，他都要親力親為了。

等郡主一走，便有部下發聲了，「大人，一個郡主而已，犯不著這樣吧，您要是喜歡，今夜就做新郎。衛齊泰在京城連皇帝的親姊姊都敢強了，一個郡主算什麼？」

聽見這話，沈琤覺得自己很有必要對這群手下進行再教育，「依你的意思，倒是爽快了，但你不想想衛齊泰什麼人？咱們是什麼人？咱們這次從定北出來勤王，是忠是反，朝中眾說紛紜。如果對郡主無禮，小心天下節度使以我們有反心，共伐之。但如果咱們對待郡主禮遇有加，朝中的人就會想，對待一個郡主尚且如此，對待皇帝和其他皇族豈不會更加忠心？你想想，是不是這個道理？」

眾人頻頻點頭，很快達成了一致，大人說的有道理！老主公時期的錯誤不能再犯了。那次真的好險，對待朝中人士規矩點還是必要的。

所謂「老主公時期的錯誤」是指，當年沈霖點齊兵馬和幾路節度使爭地盤，皇帝派出嘉清伯出面調停，卻惹得沈霖大怒，認為你算老幾，在這裡指手劃腳，怎麼不去勸別人，反來勸我收手？你沒安好心！老子就知道朝中有壞人，現在就清君側，於是嘉清伯犧牲了。

沈霖敢殺朝廷欽差大臣，是要造反啊。

皇帝發話，沈霖八成要造反，請天下兵馬共討之。

眾節度使表忠心，沒問題，只要他敢南下。

沈霖冷靜下來後悔了，眼看自己要變成亂臣賊子，但他不服軟、不認錯也不南下。

皇帝不敢組織北伐，沈霖也不扯反旗，就耗著，正騎虎難下的時候，衛齊泰反了，

雙方都鬆了一口氣。

之後沈霖染病臥床，不久魂歸西天，臨死前告訴兒子，「凡事三思而後行。」沈琤那時沒領會這句話的真諦，否則在掃清肅王府時就不會那麼魯莽了，真是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。

暮嬋被安排入住在外逃富商的大宅，住在最裡面的園子，有重兵把守。

沈琤從沒死的城內官員家屬中，挑選了幾個出身過得去的婦女照顧郡主，如果他做的到，甚至恨不得能閹幾個太監供她差遣。

暮嬋坐在客廳的圓凳上，支著下巴看屋內的人出出進進，忍不住小聲跟頌蕊說道：「又不是長住，幹麼搬來這麼多東西？」

頌蕊壓低聲音，「奴婢也是這麼跟她們說的，但她們說是節度使的吩咐。」言下之意，她們說了不算。

煙露神神祕祕的湊過來，「郡主，這前後院門全是士兵，蚊子也飛不進來。」

「我知道我們被他扣下了。」暮嬋憂心忡忡的道：「我真納悶，他是怎麼知道我是誰的？在這之前，我從沒見過他啊，對了，他居然還知道我的閨名。」

頌蕊和煙露暗自歎息，郡主金枝玉葉，流落民間已屬大不幸，如今又被節度使扣留，命運未可知，但稍作遐想就能猜個大概，郡主要容傾城，留她下來必有所圖。

頌蕊道：「郡主，咱們晚上偷偷逃走吧。」

「妳啊，什麼事都不過過腦子，想逃那麼容易嗎？」煙露反駁。

怕什麼偏就來什麼，就聽外面有婆子稟告，「節度使沈琤求見。」

暮嬋當然不想見了，「頌蕊，妳去回話，說我身體不適，不想……」沒等說完，就見有人推門，沈琤已經大步走了進來，他一身赤色的圓領袍，兩手空空，沒帶禮物，倒也沒帶佩刀。

剛才的通報，不是請求她的應允，只是告訴她一聲。

「參見郡主。」沈琤躬身抱拳，算是行了禮。不用暮嬋吩咐，自己就挺直了身子，接著吩咐屋內忙碌的下人，「都出去。」

「是。」眾人忙放下手裡的活，退了回去。

這裡誰是主宰，一目了然。

暮嬋已經恢復了貴族女子的打扮，這個模樣比早前的流民打扮更能勾起沈琤的回憶，他有一瞬間的恍惚，「妳這個樣子真美……」

一見面就誇人長得美，未免太輕浮了些，暮嬋顰眉。

沈琤意識到自己失言了，但見她雙頰略帶紅暈，雖然也在生氣，不過和前世恨他入骨的态度完全不同，正確來說，應該是羞憤，有憤也有羞澀。

沈琤這人沒有不敢打的硬仗，前一世冷若冰霜的妻子他都敢挑戰，何況現在？但現在不行，總要等時機成熟。

「我今天來，並不是想冒犯郡主。」

「不知沈大人是何來意？」

「我聽說郡主是和嶸王在路途中失散的，我想讓妳告訴我，妳是在何處與妳父王

失散，我好派兵去找。」說完，從袖中抽出一卷地圖在桌上鋪開，「城池都在上面，希望郡主能夠指出失散的地點。」

聽說他肯幫自己找家人，暮嬋忙高興的迎過來，「真的？」

「當然是真的，我騙誰也不會騙妳。」

「這裡，我們就是在這裡分頭走的，本來要去蜀地投奔肅王，可是我們在沽復縣被叛軍包圍，雖然在當地鄉勇的護送下突圍成功，但大家被叛軍衝散了，不久，保護我們的鄉勇也被人殺死了，我和頌蕊、煙露躲在山洞裡才逃過一劫，後來出現了大批的流民，就擠在他們中間，也不知道逃往哪裡，算是半被人裹挾著到了這裡。」

沈琤越聽越心疼，前世從未聽妻子提起過這些遭遇，想必在她心目中這段日子不堪回首，若不是叫他偶然發現了，不知她還要受多少苦，「真是苦了妳了。」

想一想前世的妻子都受過什麼苦，和父兄失散，吃盡了苦頭，顛沛流離回到京城，卻得到自己全家被沈琤殺死的消息，最崩潰的是，皇帝還將自己嫁給他這個殺父仇人，婚後的每一天都是煎熬，她變得冰冷不近人情也是應該的。

不過，現在的她和自己之間無冤無仇，一切剛剛開始，只要好好疼她，一定能結出善果，沈琤決定努力呵護這株感情的幼苗。

「對了，郡主，這段日子，有沒有人欺負過妳？妳告訴我，我一定加倍懲罰他們，尤其是在軍營中的那些大老粗。」

「大人的好意我心領了，犯不著為我大動干戈。」

沈琤不甘休，「妳不用跟我客氣，誰欺負妳了，妳跟我說，保證拿他的人頭……」想了想覺得有些血腥，郡主可能不喜歡，改口道：「保證他爬著進來跟妳磕頭求饒。」

暮嬋輕聲道：「大家都不容易，很多時候也是無心的。我現在不是好端端的嗎？若是興師動眾，還真以為我被怎麼著了。」

沈琤覺得有道理，「那就聽郡主的吧。」環視一周，見屋內擺設陳列還算過得去，「這裡不比京中，郡主稍稍忍耐一些，如果有什麼需要，只管說。」

暮嬋見他既幫自己找爹又對自己噓寒問暖，戒備心逐漸放下，「謝謝沈大人，您待我很好了，不必再為我費心了。」

沈琤受寵若驚，他之前一輩子都沒聽她道過謝，激動的握住她的手，「妳真覺得我對妳好？」

暮嬋搞不懂他怎麼回事，怎麼突然間就興奮起來了，慌忙間抽出手來，「沈大人請自重……」

第二章 撒謊拐妻

頌蕊見狀，出言調戲已經很過分了，居然得寸進尺？！郡主不方便說，只好她這個奴婢挺身而出，「沈大人，您已經答應要對郡主以禮相待，現在為何又一次次冒犯？」

煙露見有人挑頭，立即附和，「是呀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」

暮嬋完全贊同丫鬟的話，不表態，看沈琤怎麼回答。

這兩個丫鬢太礙眼，總是盯著他們，於是冷聲道：「這裡沒妳們的事，出去。」頌蕊和煙露當然不從，視死如歸的擋在自家郡主跟前。

沈琤什麼陣仗沒見過，心說這有用嗎？大聲道：「來人，護送頌蕊和煙露姑娘去廚房煮水沏茶。」話音一落，便進來四個親兵，兩人架一個，輕輕鬆鬆的把人拖了出去。

「郡主——」

暮嬋想追出去，但被沈琤展臂攔下，她秀眉一挑，氣急的問：「你要幹什麼？」

「咱們倆說個話，她們總插嘴，叫人心煩。妳放心，說完話，我就把她們一根毫毛不少的送還回來。」

「說話？」這倒是提醒了暮嬋，「好啊，我正好有事想問大人。」

喜訊啊，娘子居然想主動和他聊天。沈琤見她打算和自己進一步交談，喜孜孜的道：「妳問吧，只要我知道的，我都告訴妳。」

「大人為何知道我的身分？知道我的身分也就罷了，為何連我的閨名也知道？我真的百思不得其解。」

「啊……這……」沈琤沒想到是這個問題，頓時笑不出來了，微微側身，躲避她的目光，心中警鈴大作，大事不妙，之前太過激動，直接和她相認，讓她生疑了。暮嬋見他言辭閃爍，越發覺得他可疑，「你派人調查過我？」

完了完了，節度使派人入京調查郡主，怎麼聽怎麼叫人毛骨悚然，說不是居心不良，誰信啊。

「這個……很難回答……」

「那麼沈大人不如試著慢慢解釋，我會耐心聽的。」暮嬋解釋道：「我當然不是興師問罪，只是有一點點好奇。尤其是大人將我一眼認出這一點，我想，依我當時的樣子，我父王想認出來也要費些功夫的。」

兵不厭詐，出奇制勝。目前他眼裡最重要的戰場就是暮嬋這裡了，沈琤心裡一橫，豁出去了。

打定主意後，沈琤目不轉睛的盯著暮嬋，盯得她發毛，她一路顛簸，幾次遭遇危險，本來就心神不寧，現在屋裡就他們兩個，她更是害怕，「我、我臉上有什麼嗎？」她有點後悔，有些事不該尋根究底的。

沈琤裝模作樣的長歎一聲，「其實我不想說的，畢竟妳父王再三囑託我要守口如瓶，但既然妳追問起來，我不解釋也不行了。我告訴妳吧，其實妳父王已經將妳嫁給我了。」

他想，不如趁此機會給「幼苗」狠狠的施一把肥。

暮嬋想都沒想就斬釘截鐵的道：「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」

「為什麼不可能？難道妳父王跟妳說了，這輩子絕不把妳嫁人，絕不嫁給定北節度使沈琤？」事已至此，絕不鬆口。

雖然沒直說不嫁給節度使，但也差不多了，身為皇族，誰會喜歡節度使？她父王雖然沒明說不會把她嫁給節度使，可他對藩鎮向來只有惡言，又怎麼會把她這個掌上明珠嫁給自己討厭的人呢。

她現在落難於此，不能給父王拉仇恨，叫沈琤知道父王討厭他，否則會對父王不利。

「我、我父王最疼我了，只會讓我留在京城，不會讓我外嫁的。」暮嬋的嘴巴微微噘著，已經表露了她的心事。

「郡主，妳真是還沒長大，這就是為什麼我之前不想告訴妳的原因。」沈琤痛心疾首，「妳父王疼妳？把妳留在京城？妳自己看看，現在京城成什麼樣子了？說句大不敬的話，我看普天之下最危險的地方就是京城了，誰都能去。今天衛齊泰去了，明天還有張齊泰、李齊泰，還有官宦和外戚亂政，妳父王身處漩渦怕是也自身難保，他若真疼妳，一定會把妳嫁到太平的地方，例如定北。」

暮嬋隱約覺得不大對勁，又覺得他說得有道理，「可、可……我從沒聽我父王說過啊。」

「妳父王若如實告訴妳，妳剩下的這段閨中日子，豈不是要日日以淚洗面？」

「那倒不會，我知道自己什麼身分，早有了相應的覺悟。」她聲音不大，但語氣堅定。

「哦，那叫妳嫁給灤臨節度使婁合安，妳願不願意？他今年五十歲，有三個親生兒子、十個養子，據說從十三歲起就不能沒女人，夜夜做新郎，他去年吞併了平河節度使的幾座城池，現在就數他勢力最大。妳別以為他有什麼閱歷沉澱，歲數上去越發姿容雄偉什麼的，他是個大胖子，肚子大得簡直像在懷第四個兒子。」

「我父王才不會害我，才不會讓我嫁給老頭子。」她嘀咕。

「當然了，嶸王爺最疼愛的就是郡主了，思來想去，還是覺得我和妳最般配，於是暗中與我通信，結下了這門親事。」

暮嬋覺得他越說越離譜，「我父王不會這樣做的，他怎麼敢私下結交節度使，皇上發現，不會饒了他的。」

「所以我才說私下通信。畢竟他也知道，皇上雖然不大頂用，但收拾個王爺還是在話下的。」沈琤成竹在胸，他一定能把暮嬋哄到自己懷裡。眼下要做的，是不急不躁，緩緩道來，不信說不慫她！

「不會的，我父王不會做這麼危險的事……」暮嬋突然發現了他的漏洞，「你們不是有通信嗎？信在哪裡？」

「當然在定北了，我就算再看重泰山大人的信，出兵打仗也不能帶在身上。妳不會忘了吧，我們現在身在柘州。對了，妳父王還托人送了一幅妳的畫像給我，要不我怎會一眼就認出妳呢？」沈琤暗自讚歎，自己真是急中生智，越說越像真的了。

暮嬋一愣，有道理，這倒是解釋了為什麼他會認識自己。

她輕輕咬唇，叫沈琤一眼就看出她在糾結，他忍住笑。

「真的？」

「還能有假？是一幅等身畫像，是你們王府的畫師，叫吳什麼肅畫的。我掛在臥室內，每天晚上都要看著它才能睡著，妳的模樣早就深深印在我的心中了，所以無論妳怎麼變裝，我都能將妳認出來。我之前雖然沒見過妳的面，可心裡已經將

妳當做妻子一般對待了。」

嶸王府的確有擅長書畫的門客叫吳肅，頗得父王的賞識。暮嬋糾結了，當真拿不定主意了。

沈琤乘勝追擊，「畫上還有一隻狸花貓，妳父王說妳叫牠狸奴，妳最喜歡牠了，所以叫畫師把牠也畫上去了。」

「不知道狸奴過的好不好，逃到哪裡去了？等我們回京，不知道牠會不會回來？」沈琤見她動搖了六七分，索性淡定的往凳子上一坐，雙手擱在桌上，平常聊天一般的道：「妳生辰八字，愛吃什麼、怕什麼，我都知道。」

「我怕什麼？奇怪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怕什麼。」

還嘴硬？沈琤單手托著下巴，輕描淡寫的道：「妳五歲的時候跟妳父王去宰相的女婿家做客，人家非常喜歡鵝，家裡養了幾十隻雪白肥美的鵝，妳跟主人家同齡的小孩子惹了大鵝，被追得滿院子跑，腰那裡被鵝啄了一下。」

父王怕她母親責怪，回家吩咐僕人不許透露半句，連她母親都不知道的事情，沈琤怎麼會知道？難道真是父王告訴他的？

「你怎麼會知道？」

「自然是妳父王告訴我的，叮囑我說妳最怕鵝了，千萬不要讓妳見到這玩意。妳父王真的很疼妳，我看到這封信的時候，一位父親對女兒的拳拳疼惜之情躍然紙上。唉，希望他老人家早已脫離險境，和妳現在一樣平安。」

前世妻子故去後，他翻看她生前留下的手跡，其中記載了她回憶中能夠想起的所有美好的、有趣的點滴，包括有趣的畫師、狸奴還有這件事。

暮嬋越來越沒底氣了，「那你現在想怎麼樣？」

想怎麼樣？我想的可多了。沈琤不僅成功脫險，還收穫了意外的戰果，但他按捺住喜悅，平靜的道：「所以，妳是我沒過門的妻子，妳對我不必提防。還有之前的事情，因為我早就把妳當成了妻子，一直牽掛妳的安危，見妳突然出現在眼前，才會一時沒有把持住，舉止略有唐突，希望妳不要怪我。」

這個解釋，總比他就是想輕薄自己要好接受得多，暮嬋雖然不曉政事，但也知道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道理，她只好說道：「我一開始也沒打算怪你，我說過了，你是武將，不像讀書人那麼斯文。不過，還是要注意一些，萬一出了什麼麻煩，會叫天下人看笑話。」

你們皇室都夾著包袱出逃了，還有什麼笑話能比這個好笑？沈琤心裡這般想著，面上卻嚴肅的保證，「妳什麼都不用擔心，我自有分寸。」

暮嬋見他說話條理清晰，也不像傳聞中那麼兇殘，至少和他獨處了這麼久，她沒有受到任何傷害，而且根據他提供的訊息來看，弄不好他們之間真的有婚約。

她也圍著桌子坐下，但跟他隔了一個人距離，「你會去救我父王嗎？」

「妳爹就是我爹，我親爹已經死了，現在就剩妳爹了，我不救他救誰？」現在他誰都敢惹，就是不敢再動他的老泰山了。

「還有我母妃和王兄們。」

「妳放心吧，這一次，他們一定平平安安！」他這個禍首不出手，應該不會死的。

暮嬋見天色已晚，尋思他可能要天亮才能下令去尋人，畢竟是托人辦事，不好意思也不敢催促，又熬了一會，見天色漸黑，他卻沒有要離開的意思。

「沈將軍，可以叫頌蕊她們回來了嗎？」

下逐客令了，其實他賴著不走她也沒辦法，不過今天的話夠多了，有些內容需要她慢慢思慮消化，沈琤心想，還是給她一點時間的好。

「其實我還有許多話想對妳說，畢竟我除了妳，也沒有能夠講私事的人……唉，算了，既然妳不想聽，我就不講了。」他慢悠悠的起身，往門外走。

暮嬋聽了，心裡不由得生出一絲愧疚，人家沒把自己當外人，對自己講心裡話，自己還下逐客令，未免有點不近人情，不禁小聲嘟囔，「我不是不想聽……」但又怕說想聽，他真的賴下不走了，心情頗為矛盾。

如此溫柔善解人意，實在太可愛了，真想摟進懷裡好好親暱一番。但沈琤告訴自己要穩住，小不忍則亂大謀。可走到門口，壞心又起了，裝作若無其事的隨口道：

「那麼我走了……娘子。」

「請慢走。」

很快，暮嬋就意識到了不對的地方，關好門，氣乎乎地想，一定是故意的，臨走了還要佔自己一次口頭便宜。

沈琤出了暮嬋所在的院子，吩咐護衛把煙露帶到旁邊院子的偏廳去，另一個叫頌蕊的先放回去伺候郡主。

護衛得令，趕緊去辦。

沈琤才在偏廳坐好，護衛便押著煙露到了。

「哼！」煙露受嶸王府整體氣氛的感染，對「禍國殃民」的節度使本能的憎恨，擺出高高在上的姿態表達自己的鄙夷，她本就有點吊眼梢，如今挑高下巴，眼梢更吊了。

「妳這什麼態度，吊睛母老虎啊？」

押著煙露的護衛朝她腿彎輕輕一踢，她哎呀一聲跪在了地上，心中有些怕了，不敢再瞪他，低頭咬唇不語。

「我打算把妳扔去勞軍。我就跟郡主說妳可能偷跑了，也可能是去找嶸王透風報信了，郡主說不定還會讚妳是忠僕。妳也知道行軍打仗，兄弟們早憋壞了，能遇到嶸王府出身、細皮嫩肉的女人，真是造化。」

煙露一聽，幾乎要哭出來，「奴婢七歲就伺候郡主，你不能這麼對我……」

「我本想選頌蕊的，但看郡主十分喜歡她，她也十分忠心，想來她若有個三長兩短，郡主一定捨不得。」

「不，沈大人，其實郡主不喜歡她，覺得她亂說話、性子魯莽。奴婢從七歲開始伺候郡主，對郡主忠心耿耿，郡主身邊不能沒有奴婢。」煙露向前爬了幾步，「別抓奴婢去勞軍，奴婢會好好伺候郡主的。」

「是嗎？我覺得頌蕊比妳忠心，方才第一個頂撞我的就是她。」

同行是冤家，同事是仇人，頌蕊和煙露平時關係還算和諧，但畢竟不是親姊妹，

少不了嫌隙，尤其最近落難，這嫌隙就更大了。

煙露抹淚哭訴道：「她就一張嘴厲害，能吵架也能吃！路上糧食不多了，明明說好少吃的，我半夜卻見她偷偷在被子裡吃東西，第二天問她，她不承認。只顧自己，不顧旁人死活，她怎麼會比我忠心？」

沈琤早就猜到，缺衣少食時，不鬧矛盾是不可能的。他假惺惺的道：「看來妳真是個忠僕，本將軍錯怪妳了，不抓妳去勞軍也可以，但妳得好好伺候郡主。」

「奴婢就是為了伺候郡主而生的，一定比之前努力千倍、萬倍的伺候郡主。」煙露怕沈琤反悔，忙表忠心。

「好了，本將軍知道了，既然這樣……」沈琤朝一旁的護衛使了個眼色，護衛遞上一小袋碎銀子，沈琤把袋子扔到煙露跟前，「郡主剛在城裡落腳，有什麼想吃的、要用的，我們這些大男人難免照顧不周，就需要妳多個心眼，時刻照應著，妳有什麼需要，妳盯著點，想買就買，如果有剩，就當打賞的。」

郡主不缺任何東西，更不需要去外面買，這包銀子，傻子也知道就是給她的。

「是……奴婢一定時刻盯著郡主……看她需要什麼。」煙露小心翼翼的加了一句，「然後馬上告訴大人。」

「嗯，妳明白就好，還有，平時機靈點，在郡主面前說話，該說什麼、不該說什麼，都想清楚了。妳辦得好了，以後少不了妳的好日子，倘若辦得不好，我就讓妳把這些銀子一個一個吃進去。」

上一世，暮嬋的陪嫁裡只有煙露沒有頌蕊，他推測，這個頌蕊弄不好會在這次逃難中死了，反正要收買，當然要收買命長那個，而且煙露明顯比頌蕊懦弱，更好收買。

想到這，沈琤歎了口氣，唉，他居然連個丫鬟也要收買……

「是是是，奴婢一定按照大人的吩咐。」

「妳出來這麼久，該回去了，回去晚了，頌蕊指不定在郡主面前怎麼詆毀妳了。」沈琤一揮手，「下去吧，把桌上的茶葉拿著，回去後該怎麼交差，不用本將軍教吧？」

「奴婢知道怎麼回答，奴婢告退。」煙露撿回了一條命，出了門就先將銀子藏好，捧著茶壺一路小跑回到了郡主所在的小院。

她一進門，暮嬋就焦急的問：「妳去哪裡了？我擔心死了。」

「妳是被沈琤帶走了吧？他跟妳說了什麼？威脅妳監視郡主，對不對？妳答應了？」頌蕊快人快語，一口氣把心中的猜忌都說了。

「妳在說什麼啊，我答應什麼了？沈大人讓我過去拿茶葉！」她把白瓷茶壺重重的擱在桌上，「人家什麼都沒說，少胡亂揣測了，郡主受的驚嚇還少嗎？」

頌蕊打開蓋子，聞了聞，「茶是好茶……就是不知道安的什麼心。」

「誰知道安的什麼心，反正我只知道，要是郡主沒被沈大人認出來，咱們這會還能喝茶？餓得喝人血還差不多。」

「還說妳沒收好處，剛才妳還不這樣兒的，態度突然大變樣，說沒鬼誰信啊。」

「我就是看到茶葉，感慨現在有個落腳的地方不容易罷了，妳自己不想過好日子

可以出去，少挑唆郡主，小心挑唆得耽誤了大事，妳負得起責任嗎？」

「呵！妳這不就是貪戀富貴嗎？郡主留在這裡受欺負，妳這奴才只顧著自己過好日子，不管主子死活了？」

「我貪戀富貴？妳這麼硬氣的話，流民裡有個比乞丐還髒的男人摸了妳一下，妳幹麼要死要活的哭了大半夜？有能耐，現在就出去繼續混在裡面，不能的話，就別站著說話不腰疼。」煙露看向郡主，「郡主，您千萬別誤會，奴婢就是想，反正現在逃不掉了，不如管牢嘴巴，小心禍從口出。」

「妳怕呀？」頌蕊惡聲惡氣的質問：「說來說去，不就是屈服的意思嗎？」

「廢話，妳不怕嗎？」皇帝都怕。

「好了，都別吵了。」暮嬋無奈的道：「如今我身邊就剩妳們兩個了，妳們兩個都少說兩句吧。煙露說的有道理，眼下想不出別的辦法，少說些不該說的話，若叫人抓住把柄，我怕沈節度使發起火來，我保不住妳們，畢竟是在人家的地盤上。退一萬步講，咱們的吃穿用度都是人家提供的，就不要惡語傷人了。」

煙露見自己佔了上風，略微得意，「郡主，奴婢去燒水，給您沏茶。」

頌蕊臉上不悅，道：「奴婢去洗茶具。」扭身往煙露相反的方向去了。

暮嬋雙手托腮，煩惱極了，沈琤說的婚約，她難辨真假，丫鬟又不省心，母妃和姊姊們又不在身邊，她真正的感覺到寂寞，缺個可以吐露心聲的人。

她思來想去，覺得就算婚約是真的也要保持距離，等和父王團聚了，再論後事。

翌日，風和日麗，萬里無雲，沈琤身穿披掛視察軍營。

見沈琤臉上洋溢著笑容，部下將員們雖然不知道他為何發笑，但跟著大人保持微笑總沒錯。

沈琤自幼長在軍營，大家都知道他是繼承人，權威自小就立下了。再者，論軍功，沈琤也不在任何人之下，高開元就是被他親手斬下馬的。

沈琤穩坐軍帳，收斂笑容，一時間氣氛凝重。他不說話，沒人敢吭氣。

他斜瞥了施華茂一眼，問道：「軍隊可整頓完了？」

「回大人的話，已經整備整齊，隨時可拔營起程。」施華茂身為行軍司馬，負責的便是此事。

「是嗎？如果真是這樣，我來的路上怎麼聽到有女人的哭泣聲？」沈琤微微側耳，臉一沉，「是不是有人私藏女人？」

大家面面相覷，私藏女人肯定是有的，但哪個軍隊裡不藏女人？況且此時軍中寂靜，誰也沒聽到有女人的哭泣聲。

沈琤拍案而起，怒道：「世人都說我們藩鎮亂國，此次上京勤王正是一洗我們的汙名、向朝廷盡忠的大好機會，這個時候竟然有人動搖軍心，在軍中私藏婦女，這樣的軍隊如何能夠擊敗亂賊，匡扶皇室？！」

環視四周，沒人敢出聲。

「還愣著幹什麼？給我搜！」

「是。」軍內同樣負責掌管軍紀的副使趕緊退下，帶了人去搜軍帳。說罷，沈琤坐回座上，繃著臉等待搜查的結果，這一搜，竟搜出來五十來個婦人。眾人一看沈琤的臉色，都說完了，這次倒楣的得挨鞭子了，紛紛側眼看向施華茂，只因他是行軍司馬，找楣頭也該找到他頭上。

沈琤朝施華茂一瞥，冷笑道：「我前幾日讓你整頓軍紀，這就是你所謂的整頓軍紀？難怪士兵們敢私藏婦女，原來早就只知你而不知我了。」

施華茂沒料到沈琤突然發難，忙單膝跪下，抱拳請罪，「是屬下處置不周，疏於治理。」

這時，又有兩個將士進帳來報，「稟告大人，方才在施司馬帳內發現兩名婦人。」沈琤冷笑兩聲，繞著施華茂走了兩圈，「哼，容留兩婦人，不知施司馬有多少精力留給戰場了？我是指白天的那場。」

帳內都是粗人，有人沒憋住，笑出聲。

沈琤坐回座上，沉聲道：「把施華茂推出去斬了。」防止有人求情，他馬上提拔一個能夠服眾的人，「與高開元一戰，秦飛柏有功，升行軍司馬。」

秦飛柏原本以為自己資歷尚淺，還得熬幾年才行，沒想到沈琤如此慷慨，大喜過望，「謝大人！」

帳內年輕將員多，提升秦飛柏讓他們看到了希望，此時倒是沒空管犯了軍紀的施華茂了，況且也覺得他太過分，帳內私藏兩個婦人，一個也就罷了，獨佔兩個，實在有失公平。

施華茂這才反應過來，自己是真的死定了，不住的大喊大叫，仍舊被拖了下去。施華茂雖是老主公時的將領，一直沒什麼功績，這次犯錯被斬，只能表明節度使忍他很久了，所以沒人替施華茂求情，去觸上峰的楣頭。

「傳令下去，各營嚴守軍紀，違者如施某人！至於搜出的婦人，每人發十兩銀子，令她們自行歸家。」

「大人如此體恤百姓，人人都會稱頌大人的。」軍師之一趕緊奉承。

沈琤睜了這老傢伙一眼，要不然你以為放人又給錢是閒得慌嗎？

他暫時不打算走了，等有了嶸王一家的消息再說，正盤算著，有人悄悄來報，「大人，郡主召見您。」

真是雙喜臨門，剛處置完施華茂，這邊郡主又叫自己，沈琤心花怒放，吩咐道：「各營先自查自檢，什麼時候拔營，等軍令。」說完，出了軍帳，飛身上馬直奔郡主所在之處。

是不是昨天想了一夜，接受自己是她丈夫這點了？沈琤越想越美，下了馬，腳下生風，在屋門口一揮手，打發了守衛，直接推門進去。

這一次，暮嬋坐在屋子裡間的軟榻上，隔著珠簾，見沈琤進來了，立即阻止，「不必前行，在那裡說話就好。」

沈琤一看，珠簾都掛上了，心說跟我擺架子？算了，擺就擺吧，他習慣了。情緒反覆很正常，越是抗拒他，越證明昨天的話她往心裡去了。

他直接往外間的桌子旁一坐，自己沏茶，「妳叫我來幹什麼？先別說，讓我猜猜，

是不是想問有沒有妳父王的消息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昨晚剛派人去查，最快也要三五天才有消息。」說著，沈琤頓了頓，慢著，這麼說，妳不會三五日後再想見我吧，那可不行！他語氣鄭重地道：「不過稍有常識的人也知道打探消息需要三五天，妳今日把我叫來，想必有別的事情相問，王爺的事情應該只是藉口。」

暮嬋有點慌了，她總不好承認自己真的只是想問父王的事，如果那樣，不就是變相承認自己不具備常識了嗎？

沈琤聲音沉穩地道：「我正在整頓軍紀，聽說郡主召見，立刻飛奔而來，郡主，有事請直說吧。」

暮嬋隔著珠簾，影影綽綽間果見他一身戎裝，心下緊張，壞了壞了，人家正在幹正事，自己沒事把人家叫來，要是說沒重要的事，這不是戲耍人嗎？請神容易送神難。

「啊……其實我想……設宴款待你，承蒙照顧，還沒有好好謝謝你。」

這話正中沈琤下懷，他手指有節奏的敲著桌子，裝出很為難的樣子，良久，喜悅的勁頭差不多壓下去了，才裝作尋常的道：「都是一家人，不必客氣，隨便吃一口就是了。」見她沒反駁「一家人」的提法，暗自又高興了一會。

娘子宴請他，應該是月下幽靜，熏香燃燭，一壺清酒，美人作陪，耳鬢廝磨才對。這麼想著，沈琤美滋滋的期待起來。